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五

卷九十九至卷一百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讀史通論精讀學朝纂錄纂集寶鑑撰撰史記御臺林園都園卷五夏食

實封諸侯金匱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二十一 一起重光大淵獻盡閏
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苻健左長史賈玄
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
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
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玄
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
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

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靚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廋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強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以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

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述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
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
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
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
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
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
廣甯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
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
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
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
鑄金爲己像以下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

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著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

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爲大將軍冀州牧燕王雋還薊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

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灤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䟽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琚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

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濃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澠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爲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濃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玄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

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傷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勲夏四月勲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勲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勲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爲渤海太守故

太守劉淮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弈之從弟也別聚衆
自守閔以淮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僞使封
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淮放開瞻之子也弈引兵
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
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
結之情約素信重弈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
交語弈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
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旣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
閔東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
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弈世載德奉義討亂
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

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
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虚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
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
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力弈豫戒之
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弈與坐
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
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
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
其名曰鈞 劉顯弑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
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
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五

月趙兖州刺史劉啓自鄆城來奔

秋七月劉顯復引

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魏徐

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
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來降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
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 燕王儁遣慕容

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

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

李邦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邦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

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

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

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

四男二女在中山僞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雋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庫儋官偉帥部衆自上黨降燕姚弋仲遣使來請降冬十一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逢鈞亡歸勃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吐谷渾葉延卒子

碎奚立 初栢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又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

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忿忿先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鄉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

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
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
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
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
惶恐致謝回軍還鎮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
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
於微幸矣昱從之 燕王儁如龍城 丁零翟鼠帥所
部降燕封爲歸義王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